

立身处世的韬略

人生一点通
丛书



FOR
BETTER
LIFE

以柔克刚

HOW
TO
LIVE

2

韩磊/编



能从“苦中求乐”里，采取“以柔克刚”的技巧，得以“化险为夷”，进而“扬长避短”，发挥自我潜能，并且“居安思危”，再加上“忙里偷闲”。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人生一点通丛书·

以柔克刚

——立身处世的韬略

韩磊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艳茹

封面设计:罗文静

·人生一点通丛书·

以柔克刚——立身处世的韬略

韩磊编

*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印数:1-3000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50千字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34-2544-0/G·328

定价:11.80元

目 录

前言	1
编者序	3
第一篇 柔之壤土 处世中柔之人格力	4
1. 庄老人格之异	5
2. 人生逍遥自人格	10
3. 诸葛淡泊垂宇宙	16
4. 出世精神的真谛	25
5. 兼济与独善的人格魅力	30
6. 人生旷达乐此生	35
7. 点燃人格的幽默之灯	43
8. 人格中的超脱与温厚	48
第二篇 柔之雾雨 夹缝中柔之顺应力	55
1. 英雄环境共益彰	56
2. 处世缘何不求人	60
3. 虚心雅纳,成功大大	63
4. “无能”未必不丈夫	67
5. 柔则韧,韧则成	71
6. 刚慧者多事,柔愚者少烦	74
7. 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77
8. 行事于轻柔无形	79

9. 做人切莫忘夹尾	81
10. 行事预留三分地	83
11. 听七分,说三分	87
12. 学会宽恕天地阔	90
13. 难缠之人愈应缠	93
14. 忍气吞声亦上策	95
15. 能忍,才能进取	97
16. 柔韧乃信心之舟	99
17. 脸小何须照大镜	102
18. 潇洒地面对批评	105
19. 世间何人不自卑	109
20. 恭谦引来上级悦	112
21. 挫折之中练弹性	115
22. 谦逊并非拍马屁	119
23. 彼急我缓相谋长	122
24. 柔声柔语明心志	125
25. 温柔一笑修旧友	129
26. 大气不出出小气	131
27. 适者生存,柔者生存	135
第三篇 柔之雷电 困窘中柔之攻守力	137
1. 默默不语实有语	138
2. 悠闲之中争斤两	140
3. 沉默是金动人心	143
4. 开窗登门夺人意	146
5. 谬论谬理惊人回	149
6. 温情之下的力劝	151

7. 反对之举的弧线	154
8. 褒扬是衣劝是骨	156
9. 委婉批评功效大	158
10. 欲嫉妒之，先宽纵之	160
11. 不要妄言“我反对”	162
12. 大人大量得人心	165
13. 迂回之道是捷径	167
14. 退一步能进两步	170
15. 以屈求伸真英雄	172
16. 动之以情方得成	175
17. 背后鞠躬收效大	178
18. 我不行？我真行	180
19. 幽默之中见真章	183
20. 温和之中激大将	187
21. 柔和地伸直腰杆	190
22. 治黄河产生的智慧	192
23. 屈尊方得清良将	194
24. 大将无须亲操刀	197
25. 不贤而为贤者师	200
26. 太极功夫应来拳	203
27. 固执之士应补偿	205
28. 谋人动须任人动	207
29. 我非软弱非可欺	209

前 言

人生的奋斗历程，总是充满了荆棘，不知何时将遭受割耳锥心之苦，也不晓得何处会受到裂肤断体之痛。在到处面临冲击的境遇中，唯有“柔”可以成为自我防护的盔甲及克敌致胜的武器，进而轻而易举的从四面铁壁之中穿洞而出。

《以柔克刚》从体验历史的轨迹中举证出柔韧者成、反之则败，滴水可穿顽岩的力量。所谓的柔，绝非是任人揉捏的低声下气，也不是言听计从的绵顺；而是教人如何能够在社会上有如优游的鱼儿般，轻松地运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学会以柔处世的人生态度；从而突破人生之种种困窘；而得以过优雅自如的人生。

编者序

依中国古老的传说，人是从混沌中新生出来的，这一混沌的初始状态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到了今天，或许还会相伴至明天。综观一部人类进进退退，覆覆反反的发展史，历史的长河是从夹缝中蜿蜒流出的，带出了簇簇水雾和迷朦。所以当人类向前走了一大截后，回首一望，看到的却是无数有着惊人相似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而且后人也在不断地、愚蠢地重蹈着前人的覆辙。

整个人类如此，人类的单个细胞也如此。许多人在熬到生活的尽头时，方自感叹：假如我能从头开始……人活七老八十，未必能弄清此生之意义也未必能悟出些前人未能悟出的人生道理。因为人生的求索之途，充满了磕磕碰碰，运气好者，可从四面铁壁少有的孔隙中漏出，于是成了“实现者”，而芸芸众生大都只能在生活的四面壁垒中围成的狭小空间中了却一生。在此令人憋闷的狭小生存环境中，为争夺生存领域的战斗总在进行，人们不知何时会遭受刺耳锥心之苦，也不晓哪处会受到裂肤断体之痛，在到处面临冲击的境遇中，人们总在寻觅一种可以用以自我防护的盔甲，能够运用之克敌致胜的武器。寻觅之大成，就是锻冶了足以自保和克敌的武器——柔。

柔之一字，万妙之门。于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柔的力量：小草是柔的，可暴风雨过后，它仍能站立在一切可以站立的地方；水滴是柔的，可它具有滴穿顽岩的能量；风是柔的，可当它狂吼之时，却能崩山飞石。于人类社会，我们可以感受柔的力量；女人是柔的，但女人却带领人类走过了最荒芜的一段历程；丝帛是柔的，可裙衩之下，却折倒了无数英雄好汉；刚烈的血性男儿，未曾见有人可度过平静的一生，邪佞的小人，却总是在生时春风得意，人生的辛风苦雨，抛洒下的是无数怨、忧、迷惑，同时也告诉了人们自身刚者易折，柔者易存的至理。

今天我们谈柔，绝非让人们都成为任人揉捏的面团，听人宰割的绵羊，而是想告诉自己，柔是一种有弹性，有贯通力的武器。

弄潮儿当借助潮之流向。我们运用柔作防身的盾，进攻的矛，是说万事不可逞一时血气之勇，不可由着性子来，柔在忍。

登山者当顺山势而上。我们运用柔作防身的盾，进攻的矛，是说万事不可凭一时心血来潮，不可一曝十寒，柔在韧。

柔非缩头之举，有矛才为柔，柔是缚鲲鹏的长缨，柔是蛟龙之利刃，只要修炼得当，我们的人生当会顺顺当当。

第一篇 柔之壤土 处世中柔之人格力

柔从人格的土壤中长出，而人格却是逐渐培养出来的。

卑怯者的柔，充满屈膝的镜头和出卖的臭味；高尚者的柔，洋溢着坦诚的画面和执著的芬芳。

人格的底蕴，决定了个人的柔态、柔行的本质。

如果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无疑那就是人格的力量。

1

庄老人格之异

谈到柔,不可能不涉及一定的哲学内容和哲学人物,也不能不说到庄子的“无为”哲学,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对庄子的了解和分析或许有助于培养以柔为本,以关心世界为用的人格。以以前的哲学中,人们时常把庄子和老子并为一谈,但无论是在对社会、人生,还是对个人的人格与理想上,二人都在思想层次和人生境界上有所不同。

庄子,是作为他那个时代的批判者出现的,和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孔子一样,庄子也不满混乱的世界,不满意混乱的世态中走向堕落的人格。尽管庄子的出发点和孔子不谋而合,但在方法和归宿上却回然不同。孔子对现实的批判是建立在周公式的古梦之上的,他瞩目的彼岸乃是充满氏族温情、秩序井然、自满自足的传统伦理王国,这在人性空前觉醒、价值标准已发生变化的时代,无疑是不相宜和迂阔的,难怪他只能以唐吉珂德式的悲剧作为结局。庄子不同,他对现实的针砭是以历史交替时期人格的异化和沉沦为基点的,他寻求的既不是伦理意义上的还原,也不是带有殉道色彩的泛爱,而是灵与肉空前的超脱——天人合一的宏大的“天地境界”。在向这一境界过渡的进程中,几乎舍弃了任何含有终始目的的价值判断,他苦心经营的是如何弥合历史与社会、自然与人、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偶然性与必然性、有限与无限的裂痕,使它们互相认同,达到亲密无间的浑融。

庄子标出的是一种迥别于传统和时流的理想人格,唯其是“理想”的,所以,“超现实”是他人格的七弦琴弹奏的主旋律。但现实的痛苦对每个社会成员有着不可摆脱的规定性,这必然给庄子的心灵埋下忧郁的种子,使他在摆脱现实社会走向虚渺的人格空间时,精神的羽翼不免沾染上世俗悲凉的苦水。因此,庄子的超脱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痛苦的飞翔。但也正是这簇拥着荆棘的路径把这位思想家的心灵引向了更加忧愤深广的领域,从而战胜了因精神上的过度轻松而赞赏成的意识上的浅薄。高尔泰说:“正如没有阻力,生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没有忧患的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生命的力量和强度只有依照阻力的大小才有可能表达出来。与之相同,只有忧患和苦恼才有可能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和返回他的自我,而思考生活的意义与价值,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叛逆精神的思想家,庄子的理想人格是以对传统人格全面的否定为基础的。巨大的时代的忧患使他最终走上了道德虚无主义。这种道德虚无主义并非是不讲道德或是道德沦丧,而是一种对道德乃至人生一种尖锐批判后的无奈的体现。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阶级和国家形成后,这种社会性对人格的约束力表现得愈加明显,它使得人格理想的形成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都往往依附于某种社会理想。老子则在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基础上,构筑了“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作为他人格的归宿,同样,庄子的人格理想也包含在他的社会理想之中。在这方面他和老子不无相通之处,但他却比老子走得更远、想得更深。庄子“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正是从人的问题开始,老庄二人分道扬镳了。下面我们看庄子是如何描述他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的:“至德之世,其行

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行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而老子的社会理想又如何呢？请看下面一段文字：“小国寡民，使用什伯之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乘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雅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灾难深重之时，人们往往把心灵寄托于以往的先王世界，言必效三王，事必亲五帝，这种带有浓厚的理想成分的境界虽不同于宗教的天国，但实际上已具有彼岸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人们失重的心灵。很显然，老庄提出的社会模式与传统的先王世界有本质的不同。因为老子的所谓“小国寡民”是完全以社会实体的形态被看待的，即是带有目的论意义的群体的依归。因此，他虽然驱逐了现实中人际关系的冷酷阴影，但并未彻底抛弃国家这一社会形式，而庄子的“至德之世”比老子的社会理想更充满原始的色调，甚至显得荒蛮辽远，不近情理，但它在庄子的整个人格系统中并不含有实体的意义，它只是以功能的意义推出的，服务于其“不为物役、清静无为”的人生态度和道德虚无主义。所以，它充其量只是对世俗社会进行批判的参照系，稳定心理平衡的手段和实现理想人格的中介。只有认识到这一层，我们才不会对他产生“反社会进步和文明”的错觉。事实上，在思想史上，每当面临物质文明向精神文明提出挑战，人性发生异化时，便有许多激进者不期而然地走着与庄子相同的路径，他们都把自然当作拯救灵魂的理想国，大思想家卢梭就曾陷入近代文明所造成的精神困惑之中，发出了“返回自然”的孤独的呼喊。现代哲学之父尼采则从远古的世界寻求精神解脱：“希腊人在萨提儿身上见到的，

是未受知识玷污，未入文明门阀的自然，……萨提儿是人类的本相，是人类最高最强的激情的体现；是因接近神灵而乐极忘形的饮客；是与神灵同甘共苦的多情的伴侣；是渲泄心灵深处的智慧之先知；是自然的万能性爱之象征。”尼采将自然与文明、天性与知识对立起来，流露了遭受文明冲击的痛苦，尽管庄子与卢梭、尼采等人在具体的理性内涵上有所不同，但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希图解脱的欲求确有同构之处。

庄子既标榜带有浓厚的原始与自然情调的“至德之世”，那么，传统的道德规范便成了他主要的攻击目标，这既是对老子的继承，也是对老子的扬弃。在老子那里，对世俗社会的揭露也是以对传统道德的否定为逻辑起点的，并且表现为抽象的批判和阴柔式的权变：“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无私邪，故能成其私。”、“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得，多则惑，……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可以看出，老子虽然从根本上颠覆了西周以来的法制和伦理道德，使人们于美丽的面纱背后领略到骷髅的寒意，但他还未能彻底摆脱功利主义的束缚，而是将刀光剑影的血肉之搏转化为曲折暧昧的智慧之争，所以他在否定传统道德的同时又不自觉地确立了一套新的价值标准——在“以其雌守其雄”的阴柔权术指导的人格维新。这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式的维新。因此，老子无形中为濒临死亡的传统道德灌注了新的血液，使之渡地字最新的危机，这可能是老子本人始料不及的。正因为老子人格理想中复杂的政治内容，使得它后来与官方哲学合流，成了统一思想的一部分。汉初就曾把黄老思想视为政治调节器，用以稳定社会秩序。

庄子在逻辑上接受了老子的推理，但由于庄子的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不为物役”的反异化的超脱哲学，而决定他人格的建树

绝不会以老子的道德维新为最高标准。而要走上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骈拇》中君子与人齐一的观点正说明了这一点:“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色,则俗谓之小人。春所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残生损性,则盗跖亦伯夷也,又恶取君子与小人于其间哉!”这种道德上的虚无主义将庄子引向了历史虚无主义,从而给后来中国士大夫的人生态度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如《列子》“杨朱篇”中的生死观与之有直接的血缘关系:“生则尧舜,死则枯骨;生则桀纣,死则枯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不容否认,正是这种虚无感赋予了庄子无凭藉、无顾忌的彻底的批判精神,把冷峻的目光直接投和现实社会,弥补了老子因高度抽象而造成的感性不足的缺陷。纵观《庄子》一书,无处不流露出对情欲造成的罪恶和苦难的感触:“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杀兄入嫂而管仲为臣,田成子杀君窃国而孔子受节”。“尧杀长子,舜流母弟,疏戚有伦乎?”、“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而儒墨乃始离肢攘臂乎桎梏之间也。”显然,庄子所举的例证中有一部分很可能经由他苦难心灵的放大而与事实不符,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武断地给他扣上“歪曲”的罪名。因为在庄子的文章中,所谓“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只是工具而已,他试图通过夸张的力量增加针砭的力度。

2

人生逍遥自人格

庄子有一段话论述过他的人格范畴：“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这里呈现出一个十分清晰的人格系统，“天人”、“神人”、“至人”、“圣人”皆名异而实同，它们皆以“道”为人格之本原和运转的机枢，从而在混沌的宇宙背景之上，达到自我的超越和人格的完善。所以，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实际上是一种超出现实物质世界之外的主观精神的绝对自由，但由于“道”这个宇宙本体的限制和现实规定的桎梏，这种精神自由的背后又矗立起了一个自然主义和宿命的王国。

庄子认为，人的命运和宇宙万物的命运一样，都是由“道”这一超级意志主宰的，有不可抗拒性。人只有无情无欲，安之若命，才能摆脱痛苦，进入自由境界，所以，他说：“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既然人与物同人与天一，也就必然否定道德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价值，从而把人归结为物，把德性归结为物性。

在《知北游》中，庄子说“果蓏有理，人伦虽难，所以相齿”。在庄子看来，果蓏之理与人伦之理虽有简繁之分，但它们皆是自然的一部分，都是“道”的附属品，故可以相齿相循，所以，庄子反对道德上的自觉行为“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操技，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这样，一切都不必认真对待，一切都是模糊而充满醉意

的：“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这样，“朴”也就成了庄子理想人格的必然特征之一：“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为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庄子所谓的“朴”似乎是老子的翻版，但如果稍加比较就会发现它们大相径庭。

在老子哲学中，“道”固然也是以宇宙本体的面貌出现的，甚至带有某种具有宗教色彩的神秘因素，但却没有宿命的含义，它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网络。因此，它固然对人的行为方式有一定的规定性，但现实本体的力量却未因此而消失，它只是由简朴的流泻转入了含有智慧色彩的若明若暗的状态，用老子的话说，就是“守雌曰强”，这是更高层次的主体活动，它已摆脱了原始的粗糙进入了精致的“术”的领域。因此老子的所谓素朴并不是如庄子那样是严格意义上原始的回归，而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以素朴代繁复的人格上的权变，它最终服务于其政治主张，达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境界。因此，从根本上说，老子追求的亦非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和平境界，而是弘扬智慧，并以之驾驭外物。无疑，庄老不同的命运观，给后也带来很大的影响，它们分别形成了中国人文精神两种不同的精神走向。前者因承认宿命的压力，所以造就了顺应自然，屈服于自然的人格模式，它特别适合于士大夫阶层中的失意派，使那些仕途偃蹇者在遭到现实的困厄之后，能将巨大的精神忧郁消解到自然中去，以求得心理的平衡与安慰，从阮籍，到陶渊明，到苏东坡，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条线索的贯穿。后者因无宿命的阴影，虽然标榜自然，却不屈服自然，所以：“它仍然承续了不动感情，清醒理智的态度和不失主体活动的特征，以服务于家族、邦国和个体的生存。”这在理智型的政治家中表现得尤其典型。楚汉时期的风云人物张良、韩信；三国时代的智慧之星诸葛亮，皆是深得其中三昧者。

在庄子眼里，个体和社会、心灵和外物、无为和有为，是永远对立的。只有前者超越了后者，心灵才能降落在理想人格的国土上，